



光利 著

十七度綫以南

十七度綫以南

光 利 著
史 集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Quang Loi
AU SUD DU 17^E PARALLÈLE

É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Hanoi, 1959

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外文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十七度綫以南

[越] 光利 著

史集 譯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

發行者 新华書店

定 价 每 本 二 角 五 分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張2 $\frac{5}{8}$ ·字数53,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3·514

目 录

序 言.....	越南保衛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黎廷探博士	1
一、震动全民族的少女.....		2
二、不仅仅是陈氏蔭！.....		10
三、“我要杀人了.....”.....		16
四、暴君的追随者.....		22
五、一切为了镇压政策.....		26
六、一平方公尺三名犯人.....		31
七、来自巴格达的光芒.....		36
八、毒 藥 炸 彈 特別軍事法庭.....		42
九、当美国“边界”延伸到北緯十七度綫的时候.....		51
十、越南土地上的美国毒瘤.....		60
十一、他們并不那么愚蠢.....		69

序 言

毒害富利集中營六千名政治犯的事件，徹底揭露了目前南越政权的一部分真相。

究竟他們为什么、为誰而下这样的毒手呢？

在成千上万假借“自由”的美名宣揚“尊重人类尊严”的旗帜后面，北緯十七度綫以南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

許多民主人士——我所說的是那些真正的民主人士，而不是那些口头上講民主实則扼杀民主的人——已經提出了上面这类問題。“十七度綫以南”一書試圖公正而清楚地解答这些問題。

光利是一位新聞記者，曾經写过一些有关南越情况以及統一国家問題的論文。他在这本小冊子的开头几頁里，就毫不掩飾地表明了自己写这本书是为了控訴法西斯的迫害行为。尽管这样，他从不讓情感支配自己，在写作时处处都注意到不离开事实。他所引用的材料非常丰富和正确，因为全部材料的来源都是最可靠的，里面有許多材料是取自駐国际委员会的越南人民軍总司令部聯絡代表团，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优点。

本書揭露了在过去五年中南越当局迫害南越人民政策的殘暴性，然而作者随时都注意到不以控訴的笔調来写作。本書从各种政治角度来提出問題，它是一本坦率地向善良的人們良心說实話的書。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輿論界了解越南人民为和平、統一、独立、民主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越南保衛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黎廷探博士

一 震动全民族的少女……

她的名字叫陈氏蔭，也就是陈氏里。

詩人素友热情洋溢地怀着敬佩的心情問道：

“我的姐妹，你是姑娘还是仙女？

你是妙齡少女还是永恒的青春？

这是你的髮髮还是清泉、烏云？

照射我的，是你的目光还是暴風雨之夜的閃电？

昂然挺立的，是骨肉还是鋼鉄之身？”

女詩人恒芳，在陈氏蔭身上，看到了“故乡的形象”，她驕傲地写道：

“啊，蔭姊啊，蔭姊！你就在这里！

啊，你就是我的故乡的形象！

你的脆弱的身體千疮百孔，

你的血三年还没流光。”

陈元在陈氏蔭身上看到了正在痛苦呻吟而又勇敢非凡的南方：

“姐姐，你是整个的故乡，

你在艰难面前不屈如鋼，

你跨过了敌人的头顱迈向前方。”

詩人春妙真誠地祝她：

“蔭姐啊，你好好地疗养，

整个北方照顧你，願你早日健康。”

老詩人秀肥恳切地对她說：

“几行詩，一片心，

充滿敬愛，憤恨填膺。

誓要統一江山，
決報此仇，定答功恩。”

音樂家文奇用自己動人的曲子來歌頌陳氏蔭。畫家黃杰滿懷着仇恨、敬愛、辛酸和懷念的心情畫出了一幅陳氏蔭的画像。在這幅画像中，“她的面容多么像親愛的南方國土上千萬張親人的面容，多少遙遠的、熟悉的、親切的形象又一次顯現在她的身上、鬚髮上、手掌上，顯現在她的双眸里。”彫刻家葉明珠發誓說：“我將通過蔭姐的塑像來體現南方人民英勇和樂觀的精神。”

可以說，在越南北方的文藝工作者，全體都拿出自己的才藝來歌頌陳氏里（蔭），並控告那把她打得遍體鱗傷的凶手們。

各階層人民，用多種多样的形式向她表達了敬愛和欽佩的心情，她所住的越蘇友誼醫院的那間光綫充足的病房，已經成了不知多少代表團會面的地方。列寧和平獎金獲得者、越南祖國戰綫全國委員會主席孫德勝、越南統一佛教會黎德正、圓修、心月等高僧、阮維祿神甫和越南天主教聯絡委員會的其他多位神甫都來看她……來探望她的代表團有些是從北緯十七度綫地區來的，也有些是來自越、中邊境或西北的山區。還有不知多少由南方人民組成的代表團，他們在抗戰期間曾經參加殺敵，而現在正在參加北方的建設。成百的人寫信表示願意給她輸血。在北興海工地——一個可以灌溉兩萬公頃稻田的大型水利工程——曾發起了“陳氏里勞動日”，有些參加土方工程的戰士挑重達一百多公斤，勞動效率大大超過了原定指標。每天，都有幾十封信從各地寄來。有些信的字迹清秀，有些信的字迹歪歪斜斜，好像是剛摘掉文盲帽子的人寫的。有些信是工地、工廠

或田野上埋头苦干的青年写的，信中洋溢着对她钦佩的感情。老街磷灰石矿的機車机械师阮尊对她說：“里姐啊！我将超額 100% 完成計劃来为你复仇。”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諾言。有些信是由巴黎和金边寄来的……有些信是由一些远离故乡和祖国的人寄来的……有些信是从北京、莫斯科、布拉格寄来的，还有些信是从那些努力学习准备将来为建设祖国而服务的越南青年写来的。

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士，也同样对她表达了深切的热情。許多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訪問的外宾，也到医院里探望她。来探望她的有：以蒂加莫特为首的印度尼西亚新聞工作者代表团；几内亞人民青年代表团代表西蒂·杜雷·穆罕默德；馬达加斯加民主青年联合会代表格雷孟·拉馬蒙惹沙和惹連·朗特里阿馬希維罗；以張茜为首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全体成員；英越友好协会約楊夫妇；苏联作家訪越代表团团长、苏联詩人巴維·安多孔斯基，他还站在她的床前低头痛哭着說：

“請你微笑吧，

你虽然死过，但又从九泉下回到我們这里。”

朝鮮艺术团坚决要求到她的病房去为她表演，但艺术家們曾多次把眼泪与歌声溶化在一起，停止歌舞，同她抱头痛哭……。

北京中苏友誼医院女医生占貴維写信給她說：“我非常希望能够亲手日夜照顧你。”日本民主青年同盟写信祝她早日恢复健康……

陈氏蔭竟能使整个越南民族都为她而激动，并且赢得了世界上許多进步朋友的深切同情，那么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她是一个子女众多的貧苦农民家庭的女兒。到了入学年龄,还不曉得学校是什么。直到1945年,八月革命成功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她才开始到乡里的識字班上學。当时她已經十三岁。她加入救国少年队,开始担负起对祖国的任务。她長大以后,爱上了同乡的一个青年,当她准备同他結婚、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时候,战火燒到了她的家乡。她的家乡在法国殖民者的鉄蹄下痛苦呻吟着。她給部队和敌后的干部担任联络工作,有时参加襲击敌人的碉堡,有时担负救护的工作。她的爱人参加了地方部队,并成为优秀的排長。但是他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当她听到这个噩耗后,她整整流了一夜眼泪。不过,流泪有什么用呢?国土遭蹂躪,爱人被杀害。她于是决心化悲憤为力量,積極地为民族解放战争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以爭取和平、保衛祖国、保衛民主共和制度。她更加忘我地参加战斗。1952年,她摆脱了敌人的一次襲击,但是不久就在敌人的一次大扫蕩中被捕。这是她遭受到的第一次考驗。她以非凡的勇敢来忍受一切酷刑毒打,她决不作出一絲一毫有害于抗战和祖国的事情。最后,敌人只好释放了她,她又繼續进行革命活动,直到达成日內瓦協議恢复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和平的时候为止。

她回到了自己生長的地方,回到了溫柔的秋盆江畔的浮丘村的田园。将近十年的战争,毀坏了她的家乡;在浮丘村的沙地上,仍然聳立着三座巨大的碉堡和許多崗楼,从这里到罗堪、保安、春台直至鉄路綫,一棵大树也沒有,所剩下的只是一些还没有清除的地雷和还没有爆炸的炸彈和炮彈。但是和平已經恢复了。能够战胜战争,也就能战胜战争的創伤,浮丘的农民以自己坚强創造的双手来重建家

園，恢復生產。陳氏蔭同她的母親、妹妹一塊兒養蠶，一塊兒種稻，滿以為從此能夠過安寧的生活。

然而，和平剛恢復，緊接着，浮丘附近各村的前抗戰人員阮良、黎探、丁凱、鐘利據、陳海等許多人，都相繼被殺害了，因此，浮丘人民都感到在吳庭艷政權下，前抗戰人員的生命和各種民主自由並沒有得到如日內瓦協議所規定的那樣的保障^①。這種憂慮日益獲得証實。自1954年10月到1955年1月，南越當局曾經對廣南省的愛國者進行報復。僅以維川郡來說，就有八千多人被捕、許多人被殺害。因而激起了全省人民無比的憤怒。

陳氏蔭的家鄉——奠鴻鄉的人民，聯名寫信給國際委員會，抗議吳庭艷政權對前抗戰人員的報復行為，要求國際委員會進行干涉，使吳庭艷政權停止這種恐怖政策，並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舉行協商會議，討論旨在使國家統一的自由普選問題^②。陳氏蔭就是鄉里人民派去會見駐岷港國際委員會的代表之一。

她和同伴們越過了軍警和暗探的崗哨網，把建議書交給了國際委員會。

南方當局知道這個消息後，更加變本加厲地迫害人民。

① 各方約定，不因個人和團體在敵對行動期間的活動而對其加以任何報復和歧視，並保障其民主自由（關於在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第十四條丙款）。

② “……為使和平的恢復得到足夠的進展，並為使自由表現民族意志的一切必要條件得以具備，將在1956年7月內，在停止敵對行動協定中所規定的國際監察和監督委員會成員國代表所組成的國際委員會的監督下舉行全國選舉。自1955年7月20日起，雙方地區有代表性的負責當局，應就此項問題進行協商（1954年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第七條）。

人民的生活，首先是前抗战人员的生活，日益受到威胁。由此，奠鸿乡人民决定写第二封抗議書給国际委员会，要求国际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迫使吴庭艳政权终止对爱国者的恐怖政策，恢复被捕者的自由，同北方执政当局举行协商。这封有着几百人签名的建議書由陈氏蔭亲自送給国际委员会。陈氏蔭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岷港，她也像前次那样，把这封建議書直接交給了国际委员会。

可是，未过几天，在1955年7月28日，陈氏蔭刚从田间回来，即被南越的公安机关逮捕起来。他們把陈氏蔭拷打了整整三个多月，企圖逼她承認在搞“顛复活动”。陈氏蔭依旧像在法国殖民者面前一样坚貞不屈。公安机关沒能达到目的，便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她。然而，几星期后，陈氏蔭又被捕了，又受到严刑拷打。但这次，她立即获得释放。事实上，这次释放是为了想借此来偵察她同誰有联系。

更猖狂的是，当發覺同她家里有来往的人全是村里的农民时，警察便露骨地問她：

“你同誰有联系？”

“你們都看見了，我只同警察先生們有联系呀。”

和吳庭艳的預料相反，当时(1956年3月)，反迫害、要求协商和普选的运动却風起云涌，日益高涨。这时，南越当局又加紧了迫害活动。奠鸿乡又再次陷入恐怖的境地。两名刚从美国訓練畢業的特务，从西貢来到这里，他們同几名地方民警包圍了陈氏蔭的家。当时她还在地里干活。同村的农民就集合起来，其中一人向民警們提出質問：

“陈氏蔭有什么罪过？你們两次逮捕她，两次放了她，显然她是无罪的。为什么你們还要逮捕她呢？”

警察虽然无法回答这些話，但他們仍然繼續包圍着陈

氏蔭的家。她一回到家里，便馬上被捕和帶上手銬。這時，聚集在她家門前的人群中有人大聲說：

“要求普選也是罪過嗎？要是這樣，就把全鄉的人都抓走吧，因為我們鄉里所有的人都在建議書上簽了名。”

警察們靜悄悄的把陳氏蔭推進一部美國制的汽車里，然後送往會安。

從那天起，她便遭受着難以想象的酷刑。兩名從西貢來的特務粗暴地剝去她的衣服，叫她“坐輪船”——幾名警察按住她的腳和手，另外幾名警察用肥皂水和尿從她的口鼻灌進去，等到她的肚子漲起來時，一名穿釘底皮鞋的警察跳上去用力踩來踩去。血和污水從口里和鼻孔里噴了出來，陳氏蔭死去活來不知多少次……最後終於什麼也不知道了。

醒過來時，她感到全身像被千把刀子刺着似的疼痛。她看看自己，見到自己身上一絲不挂。當她那少女固有的羞澀感還來不及鑽進腦海的時候，她就聽到了身邊有陣陣的呻吟聲。她從地牢的模糊光綫中看清了，是一個流產的女人正在血泊里掙扎着。一位眼睛被打得冒出來的老大爺已經奄奄一息。一個青年，腦蓋破裂，不知是甚麼時候死去的，還有一個約莫十三、四歲的少年死在老大爺身旁。

第一次拷打劊子手們沒有得到任何結果。他們便把陳氏蔭關進一間暗室里，一連四天不給她水喝。由於太渴了，陳氏蔭好像一個神經錯亂的人似的嚷着。她的喊聲引起了附近各暗室里的被押者的強烈抗議，於是警察們又採用了另一種酷刑“乘飛機”。他們用鉄絲緊緊地綁着她的雙手，把她吊在梁上。然後將電流通到她的兩個乳頭和陰戶。一名警察用一把學生用的尺子猛力地插進她的陰戶。她昏迷

过去。他們剪断鉄絲，她就像一个死东西一样从上面掉下来。就在当天中午，这些灭絕人性的禽兽又把她吊起来，用电流通到她的乳房和阴戶。最后是一名警察用燒紅的鉗子夹她的大腿、肩膀和乳房，她的皮和肉一塊塊地掉下來。拷打，收买，都不能动摇陈氏蔭的意志。她咬紧牙关忍受着，坚决不向这些野獸們屈服。他們只得把她关进监牢。在这里，敌人一連二十多天不給她一点飲食。但监牢里的兄弟姐妹們不顧警察的監視，仍把粥、飯分給她。敌人讓她赤身裸体，兄弟姐妹們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下来，你一塊我一塊地湊起来，給她縫成一套衣服。敌人不給她治疗，兄弟姐妹們又湊錢买些酒精替她擦洗身上的伤口。

陈氏蔭沒有死，但她的病况却很严重，因此，南越当局把她送回家，并对她家里人說：

“要是她死了，就埋掉，要是不死，就要向我們报告。决不能讓別人知道。”

族中人和乡亲們都尽量节省，帮助陈氏蔭的母亲照料她。死神的威胁虽然是減輕了，但是陈氏蔭的生命仍很危險。即使能救活过来，她的生命也沒有保障。只有把她送到北方，才能得救。于是大家就設法把她送往北方。一路上，閃閃躲躲，避开 吳庭艳警察的盘詰，沿途她也得到了治疗。1958年9月，即陈氏蔭离家一年以后，終于到达了河內，这时，她的苦难方告結束。

这位二十六岁的少女初抵河內，入医院时，体重只有三十六公斤，比被捕时足足減輕了二十公斤，全身共有重伤四十多处，一直在流膿流血，神經系統处于混乱状态。

在竭力标榜“尊重人权”的政权下，陈氏蔭就是这样生活了四年！

二 不僅僅是陳氏蔭！

我們知道在陳氏蔭事件的前後，不知還有多少人遭到吳庭艷政權的迫害。

根據越南人民軍總司令部公佈的材料^①，據不完全的統計，從恢復和平至1959年2月，在南越有：

四千九百七十一人被殺害，

一萬零一百八十五人被打傷。

十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三人被捕入獄。

這成千上萬遭到迫害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法國“民族論壇報”早在1955年就答复了這個問題，這家報紙認為那是同吳庭艷具有不同觀點的人：“凡同總理（即吳庭艷——作者）有不同觀點的，都是邪說，都是顛復活動，也就是說應該加以鎮壓。”

吳庭艷把他的恐怖政策建立在所謂完整的理論基礎上，這就是建立在“反對共產主義的理論”的基礎上。他曾經多次鄭重其事地聲明，要以“反共作為國策”。在他控制下的整個機構——從“國會”到報刊、廣播電台等宣傳機關都翻來復去地說：“反共是國策。”

過去五年中，在“中央控共指導委員會”的指導下，“控共、滅共”的“運動”連續不斷在南越展開。而這些運動往往

① 越南人民軍總司令部武元甲大將於1959年3月6日給國際委員會的信。

是以潘周禎、阮廌等历史人物的名字或用博爱、自由、解放等漂亮的口号伪装起来。这些运动实际上是同它的名称背道而馳的軍事行动。每一运动都像是战争时期的扫蕩一样，出动正規部队、保安团、民衛队、警察和“公民务”（在政治鎮压时的特务警察）等，許多时候还出动炮兵，甚至还有空軍来掩护。有的运动出动了整师軍隊，在好几个省的地区进行活动，如“張进宝战役”“瑞玉侯战役”等。有的战役用成团軍隊在一个郡或几个乡里进行扫蕩，連續几个月之久，如“阮惠战役”。

在城市里，各机关、各工厂的职工都必须向当地的“控共委员会”呈报自己的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自己过去的一切活动和来往。在农村，“控共队”在軍隊的掩护下，明目張胆地逮捕前抗战人員，把他們抓到集中营去施用暴力，迫使他們說出他們在抗战时期的活动。

談到这里，我認为應該談一下目前越南北方的情况，这里有过去曾直接同法軍合作或曾經在南越行政机关中任职的一万七千多名公務人員和八万多名官兵，如今他們仍过着安定的生活，他們享有作为一个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应享的权利并尽其应尽的义务。两方的政策真是有天淵之別！

* * *

“酒精是共产主义渗入的一种最好的工具！”这是美国一名文学家“深思熟慮”之后得出来的結論。但是在南越，吳庭艳在反共的迷梦中，不但認为酒精是共产主义的工具，而且把任何东西都視为共产主义的工具。在南越，什么都是共产党。凡吳庭艳不喜欢的东西都被視为共产党。“共产党”一詞甚至可以加在与吳庭艳合作而是他所最亲信的那

些人的头上。可見“共产党”一詞的含義的确是扩大了。

1958年8月，南越軍隊參謀部在南部西面的永中舉行一次軍事演習。按照預定計劃，在这次演習中，扮演“北方共軍”的單位必須失敗并向南方軍隊投降。在夏末的烈日下，雙方連續“激戰”了几个小时。“共軍”沒有失敗，反之，南越軍隊不得不“投降”。只要是有点軍事常識的人，都会認為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南越当局却不这样想，他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們認為这个事件必然是由某些顛复思想而造成的，当然，他們指的是“共产主义”思想。于是，那些指揮“北方軍”的軍官被加上“亲共”、“反对政府的主張”的罪名关进監獄。

既然什么都可以当做是共产党，那么，只要有一点怀疑，就可以把任何人都叫做共产党。只要看一看吳庭艳亲信之一、“中央控共指导委员会”主任黎开澤的秘密通知就可以知道。秘密通知上說：“凡抓到越盟、共产党人或保衛和平运动委员会、祖国战綫等組織的人，应說成是越共来投誠（不要用逮捕字樣）。"^①換句話說，不論是誰，只要一被捕，那就被認為是共产党人了。

实际上，过去五年，在遭到吳庭艳政权迫害的人中，除了屬於各党派和各階層的前抗战人員之外，还有許多是具有不同政治傾向和宗教信仰的人。黎文藩、吳春好、范春青、阮曰雅、胡文愉、武廷卓等神甫或被捕或被提交法庭审判，其中有一人被处十八个月徒刑。拥有一百多万信徒的高台教的主教范公稷護法師也为了逃避南越当局的迫害，不

^① 1956年3月20日D/TC/M第四号秘密通知。这个通知所談到的越南祖国战綫是越南民族統一战綫，是1955年9月成立的，它包括各种不同政治見解和宗教信仰的越南各爱国党派、团体和个人。

得不跑到柬埔寨避難。高台教的“梵蒂岡”——西寧“教廷”也被軍隊占據，香饒女配師〔高台教的一種神職。——譯者〕也被逮捕，陳玉奇職敕〔神職名稱。——譯者〕被拷打至死。高台教“明真派”的其他三十二名職敕也被捕。擁有近一百萬信徒的和好教的主教黃富弼的前秘書高伯訓也逃避不了被迫害的厄運。和好教的四千名信徒被送入南部西面隆川集中營。有些曾經同外國有過密切關係的政治組織如大越黨、越南國民黨、維民黨，因同吳庭艷有某些不同的意見，也遭到了鎮壓；阮宗環被處死刑，越南國民黨的許多幹部現今仍被監禁在廣治監牢里……。

保衛和平運動委員會是一個合法的組織，它的宣言和章程都曾經寄給南越當局。但是在1954年11月，南越當局逮捕了西貢保衛和平運動委員會的八名執行委員，他們是：越南僧尼會會長咸惠光高僧、劉文瀾工程師、法華銀行行長阮文偉、鄭庭草律師、該組織主席陳金英藥劑師、副主席阮有壽律師、秘書長范輝通副教授、實業家徐伯德。接着，又在西貢逮捕了18人，其中有藥劑師阮文連、法律學校教師阮文養，新聞工作者阮保化、戲劇家阮文珠、律師黃國新……。1955年3月，他們逮捕了順化保衛和平運動委員會的八位委員，其中有醫學博士陳重福、藥劑師阮高升、音樂家阮友波、詩人文山、高春盧教授；又逮捕了西貢保衛和平運動委員會的十二位人士，其中有黎克鵬醫生和其他許多知識分子。1955年4月，大叻保衛和平運動委員會有九十人被捕。

被捕的知識分子還很多，最重要的，如黎文訓教授、阮氏妙女教授、黎光升藥劑師，陳文攸醫生、記者裴武路和女作家爰三等。

在吳庭艷政權下，連從事社會活動，有時也是一種罪